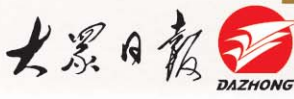




大众日报
客户端



大众日报
微信



“鲁风运河”中的大粮仓

□ 郑民德

山东运河始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山东境内开凿的菏水,沟通济水与泗水,以便与晋公会盟,称霸中原。其后齐国开凿济运河,东晋开洗汶运河,桓公渡,主要用于军事征伐与都城供给,这些运河不但距离较短,而且缺乏维护与修缮,使用时间较短。隋代开永济渠,流经山东境内的临清、武城等地,当时大量漕粮,士兵通过永济渠输往辽东前线。金代曾在德州运河畔置将陵仓,用以收贮沿河州县漕粮,此为山东运河有史记载的最早漕仓,对其后漕运文化、仓储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开凿京杭大运河,山东境内有济州河、会通河,并沿卫河、运河沿岸置馆陶仓、陵州仓,用以存贮漕粮,满足军事供给与京城需求,形成了初步的漕仓管理维护制度。

明清两朝,山东运河成为京杭运河的关键河段,不但有河道总督,北河工部分司,户部钞关、工部营缮分司驻扎,而且在德州、临清设置大型水次仓,派户部官员或粮道、地方官员管辖,其仓粮收支、管理运作,功能作用形成了完善的系统,对国家供需、山东区域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典型代表为德州仓、临清仓

中国漕运源远流长,是一项繁杂、严密的系统,其中漕仓系统中的管理体系对于保障漕仓的正常运转作用巨大,其官员设置自上而下分别有仓场总督、坐粮厅、各仓监督、大通桥监督等,沿河各大型水次仓则有户部主事等官员负责仓粮收兑、支放事宜,具体劳役人员有看守兵丁、收粮攒甲和运粮车夫等。

完整仓储体系的建立,在数百年发展演变中,形成了运河漕仓的管理制度与文化。这其中既包括官员设置空间结构、考核与任免体系,也包括奖惩制度、人际关系协调等,既反映了国家漕运政策影响下的山东漕仓的特色,也体现了仓储与山东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

山东运河漕仓的典型代表为明清时期的德州仓、临清仓。二仓几乎与明清王朝漕运相始终,其管理制度随着漕运现状与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充分体现了仓储文化变迁与国家策略之间的密切关系。

德州为南北通衢,水陆码头,早在金天会年间就曾在此置将陵仓,元至元三年(1337年)改将陵仓为陵州仓,收贮运河州县漕粮,明初德州为军事防御性城市,仓储主要用于军事所需,永乐初年会通河疏浚后,德州仓一跃成为运河五大水次仓之一,与天津、临清、徐州、淮安等仓齐名,为国家大型储备粮。清中后期,受漕粮折征与战乱的影响,德州仓地位不断下降,存粮锐减,逐渐成为地方性仓储,与国家漕运的关系已不大。

临清为山东咽喉之地,“河踞会通,水引漳卫,大堤绕其前,高阜枕其后,乃南北之襟喉,舟车之都会”(《肇城志》),为京师屏障与门户。洪武初年,明政府就在临清置仓,以便北伐蒙元残余势力及军事驻防,运河浚通后,临清仓收纳山东、河南及江淮、江南漕粮转运京师,存粮额最高一度达数百万石,为运河诸仓之冠。临清仓为仓储群,共分临清仓、广积仓、常盈仓三仓,仓廩数百间,有官军看守仓粮。清中后期,因王伦起义、太平天国北伐、捻军起义等战乱的影响,临清城市受到严重冲击,仓储几乎无粮可存,民国年间其基址成为省立十一中学



□ 周嘉

明清时期,得益于朝廷对会通河的开凿与疏浚,临清成为南北水陆之要冲,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最终成长为全国闻名的商业大都会。研究临清的历史和风俗,歌马厅官观便是一把开启过去与当下的钥匙。

临清歌马厅坐落在城东明代所开凿的会通河北岸,康熙十二年(1673年)《临清州志》记载此处为“岱宗驻节(泰山行宫),俗称歌马厅”,原官观建筑结构整齐,布局紧凑,面朝东南方向的泰山而立,是一处平面呈纵长方形的官观建筑群。沿其中轴线,自东南往西北方向依次为山门、白玉阁、八角亭、正殿、西阁楼。南北对称轴以便门、牌坊门、关帝殿、火池亭、廊房,共有三进院。在山门的两侧还辟有拱形卷门,庙会时三门洞开,人如潮涌。

道教官观建筑大多依据阴阳五行学说而设,按照乾南、坤北之位,以子午线为中轴,讲究对称,坐南朝北。但歌马厅面朝泰山东南方向而立,反映出临清与泰山之间的密切关系。歌马厅源于泰山崇拜及东岳庙会,这是人所共知的。

因歌马厅奉祀的主神是碧霞元君,民间又习惯称之为“奶奶庙”或“娘娘庙”。碧霞元君,道教全称“天仙圣母碧霞元君”,民间传说她神通广大,能保佑农耕、经商、旅行、婚姻、治病等,尤其能使妇女生子、儿童无恙。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其祭祀、庙会即已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歌马厅最初的创建应是在官方权力的授意下,具有“以神道设教”的目的。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临清

驻地,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明清两朝,山东运河沿岸的临清、德州二仓经历了由国家大型官仓向地方性仓储的转变。在传统漕运占主导的情况下,漕仓存粮相对丰富,对于国家供给、军事需求、社会保障意义重大,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因素,所以管仓官员级别较高,遴选、奖惩制度严密,而随着漕运体系的废弛,加上运河淤塞,漕粮大规模改折,近代商品粮市场兴起,铁路与轮船的传入等,仓储存粮不断减少,管理级别逐渐降低,最后与传统漕运一起走向了历史的尽头。

刺激商埠形成

明清两朝的德州、临清二仓位居运河要埠,除对京城供给、官军需求、工程用粮发挥重要作用外,还对山东运河区域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

灾荒时,官府除发常平仓、预备仓、学仓、义仓存粮赈济外,漕仓因存粮丰富,可通过运河方便运输而备受重视,成为明清两朝山东运河区域重要的赈灾方式。如明成化八年(1472年)山东发生严重灾荒,民众流离失所,山东巡抚牟俸除发济南仓存粮10万石减价平糶,抑制粮价暴涨外,还发临清仓粟米10万石赈济灾民,安抚流亡。清朝建立后,因临清、德州仓存粮减少,其社会保障功能减弱,但仍有一些赈济之举。康熙后,漕粮直抵京师,沿河漕仓存储、转运作用几乎消失,德州、临清二仓的赈济作用也随之降低。

除赈济功能外,漕仓对区域社会粮食市场的丰富及农产品的商品化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明清两朝,大量纳漕民众及运军、水手前往德州、临清二仓纳粮,带来了大量商人、商货的聚集,这些南北物品齐聚山东运河市镇,促进了当地市场的繁荣与网络体系的建构,刺激了临清、济宁、聊城、德州、张秋镇等著名商埠的崛起,形成了全国闻名的东部运河经济圈。

在运河未贯通前,山东鲁西区域社会经济落后,农业生产以小农为主,运河的畅通使农产品商业化程度进一步加快,大量民众种植棉花、烟草、枣梨等经济作物,并将部分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了民众收入,甚至部分民众从事服务业、第三产业,逐渐脱离了农业生产,成为了手工业者、商人,强化了山东运河区域市场的活跃度与生命力。

漕仓文化的价值

没有山东运河数百年的通航及河政、漕运衙署的驻扎,就不会有漕仓文化的产生、丰富与发展,同时漕仓文化的历史演变也体现了运河与时代及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漕仓的管理、运作,功能发挥不体现着社会现实对国家河政策略、漕运制度建构的影响,是当时社会现状的缩影与反映。

对山东漕仓文化的研究与探讨,对我们了解山东运河文化的丰富性、全面性、系统性具有一定价值,同时古代社会仓储的管理经验、弊端整顿对于我们今天的仓储文化建设也有启发意义。在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颁布《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今天,挖掘山东运河漕仓文化,传承其中的优秀部分,对于山东本省的运河旅游业规划、运河遗产保护、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是“鲁风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朱年志

自明代后期运河开通后,京杭运河南自台儿庄流入山东境,北至德州桑园镇进入直隶境。以德州、临清、聊城、济宁为代表的运河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这些沿运的城市直接受惠于运河的开通,商贾云集,“四方百货,倍于往时”,成为南来北往的商贸重镇。

临清和济宁是山东运河上的南北两大重镇,它们一个位于北段,一个位于南段,而且都处在运河工程的重要位置上,到清代时它们都曾设立直隶州,在全国也是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它们的城市结构功能十分相似,其商业社区的空间结构也大体相同。就城市规模和商业繁华程度来说,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以前,临清远远超过了济宁,成为山东运河沿线规模最大的商业城市,是跨区域的大型商品集散地,其商业流通范围覆盖了山东及附近的几个省市。

明代前期,临清因会通河的开通成为南北水陆要冲,漕船必经之地,商品经济迅速繁荣,“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东南纵横,西北裘褐,皆萃于此”,到隆庆、万历年间进入鼎盛时期,成为闻名全国的北方商业都会。活跃于临清市场的商人既有本地土著,也有外来客籍。“游客侨商日渐繁衍”,“四方之人就食日滋。”临清城内的商贾日渐增多,而且还争立“商籍”,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商业社区。各地商人商帮的大量涌入,加速了商业文化的传播和融合,重商逐利之风日渐盛行。

元代济宁城伴随着济州河的开凿和漕运的发展,特别是大运河的全线通航而建造了城池,形成了城市,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到明代中期济宁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商业性都会。其间店铺林立,“居民之鳞集而托处者不下数万家,其商贾之踵接而辘轳者亦不下数万家”,“江淮、吴楚之货,毕集其中。”随着商品贸易的不断发展,各地旅居济宁开业经营者与日俱增,不仅沟通了南北、东西之间

的物质交流,同时也促进了不同省区文化的相互传播与渗透。据不完全统计,至道光年间济宁城区会馆达30多个。这些会馆从建筑年代、建筑规模、商业影响等方面都颇具典型,也反映出济宁商业文化的繁荣。

与明清时期山东运河上的南北重镇临清、济宁相比,聊城、德州、张秋、台儿庄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要逊色一些,但是运河的贯通同样为它们注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使之成为区域性商品集散中心。

聊城是一座因水而闻名的城市。明永乐九年(1411年)重新疏浚会通河以后,聊城成为运河上南北往来的交通重地,史称“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运河两岸,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街巷纵横交错,商品琳琅满目,一派百业兴盛景象。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固有的传统消费观念发生变化,“服食器用竞崇奢华”。社会风俗由“重义轻利”转向“不贱商贾、民逐未利”。

德州段运河原为隋唐之永济渠,宋代改称御河。元代陵县(今德州)“为神京之门户”,是运河上的重要枢纽。运河上“帆樯如林,百货山积”,运河两岸“市肆绵亘数十里”,城内“大聚四方之俗探奇货于游市,号为百商之渊”。

张秋镇位于会通河与大清河交汇处,历史上曾称张秋口、景德镇、安平镇。它居于运河重镇济宁和临清之间,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因此,虽行政建制仅为镇,但地位和繁华程度不亚于当时的府县,民间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说法。万历初年,张秋镇的规模较之同一时期的泰安府还要大,为漕河重镇。张秋经商的商人来自各地,其中以晋商居多。镇西南隅修建有山西会馆。福建商人也修建了天后宫。后因运河不再经过张秋,张秋镇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繁荣。

台儿庄是山东运河最南端的商业城镇,作为明清以来重要的水运码头与漕防重镇,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历来为国家与地方所重视。

清康熙年间,台儿庄运河漕运进入鼎盛时期。康、乾二帝各曾下江南巡视,每经水路,必在台儿庄停泊登岸下榻或巡游。乾隆在第四次南巡经过台儿庄时,留下了“天下第一庄”的御笔。同时,台儿庄还是鲁南苏北一带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直到民国初年。

除了上述主要的商业城镇外,山东运河沿线还有为数众多、分布密集的小城镇,它们原来大都是农业村落,在运河畅通后迅速兴起,成为商业性城镇,主要承担着周边大小不同的经济区域内商品集散的功能,是某一县乃至数县对外商贸往来的枢纽。这些小城镇大都驻有府县政府派出的管理运河或漕运的机构,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它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消费功能,加强了它们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例如,运河自临清向北至德州的卫运河沿线经过渡口驿、武城(老城镇)、甲马营、四女寺等地,是夏津、武城、恩县、陵县、平原等出入运河的重要通道,其商业发达程度虽不及会通河沿线的城镇,但也曾繁华一时,超过了附近的一般县城。渡口驿为夏津巨镇,设有码头、驿站、漕仓等,夏津古八景之一“卫河古渡”即是此地。四女寺建有运河上重要的水利工程,包括船闸、减水闸等。庙会文化与商业贸易亦曾繁荣一时。

城镇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运河区域的城镇格局及城镇经济特点构成了运河物质文化的鲜明特色。而城市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点,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的创造与传播中心。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世界历史,即城市的历史。一部运河的历史,也是运河两岸的城市发展史。城市在广阔的空间中沿着运河的脉络展开,而运河文明的基因也顺着流淌的河水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使得每一座城市都被深深地打上了运河的烙印。大运河与运河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运河不仅催生和承载了伟大的中华文明,而且其本身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展示中华文化的亮丽名片。

一部运河的历史,也是运河两岸的城市发展史——

因河而盛的那些城镇



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临清是碧霞元君娘家”的传说——

临清庙会的“源”与“流”

县志》记载此处“为碧霞元君巡行驻驾之所”,因而亦有“泰山行宫”或“行宫庙”之谓。临清市魏湾镇东魏村出土的民国九年(1920年)《奶奶庙捐资碑》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行宫的来历。同时,由以上记载可知,歌马厅原为香客“烧信香”的地方。旧时,临清俗尚泰山进香,自农历二月初起至四月中止,待“回香”返程之日,亲友携酒出迎,自临清城东水关沿河十里,游船车马不绝于道,是谓“接顶”,而歌马厅又为接顶之地。

行宫的建立满足了地方民众的岁时致祭,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临清是碧霞元君娘家”的传说,碧霞祠就是因地回家省亲而建。碧霞元君本在泰山憩居,适时到各地巡游称为“出巡”,怎么讲是“回”临清呢?这还要从泰山女神法身祖庭说起。过去,在泰山修建碧霞祠的时候,没有碧霞元君的法身像。然而,建祠容易,请神难,碧霞元君“栖”于何处?其化身为何物?到哪里去请呢?道家信众集思广益后认为,帝为天而天倾西北,由此推断帝和其女应在泰山的西北方向,遂派真人按此方向寻觅。当时,建祠诸人中恰巧有一位临清籍工匠,荐曰:“临清运河旁有大香椿

树一棵,树龄达千年,常有人当作树神供奉。”道家信众随即前往,果见树冠蔽天,树干三人不得合围。又因香椿木质宜于雕刻,且散发清醇之气,符合天仙玉女应具备香艳之身的条件。该树遂被选中,成为最早被真金塑裹的碧霞元君之身。

每年农历三月三十,碧霞元君都要回临清娘家住上一个月的时间,当地及周边的老百姓都要赶到歌马厅,举行盛大的“接驾会”。庙会时,各地组织香会,选出会首,收缴“份子钱”,置办香烛祭品,结队而行赴会进香。会期一般持续整个四月,临清城内的其他官观如慈航院、碧霞宫、娘娘庙等亦来此“迎驾”碧霞元君,然后各庙分别抬着木胎神像游街串巷。

歌马厅紧邻运河,交通四通八达,地域非常开阔,更兼道院中殿宇宽敞,祭神趋多,自然成

为登临观瞻的好去处。上至达官贵人、名流缙绅,下至布衣百姓,女人稚子,摩肩接踵,万头攒动,热闹非凡。是时,全临清黄土垫道,净水泼街,酒肆挂彩灯,店铺布彩门,家家户户设供桌。庙会招徕附近几十个县的善男信女,打着朝山进香的小旗,涌进临清城市,到各庙烧香还愿,每日多达几万余人。

庙会期间,临清的特产品、手工业产品销量剧增。竹业生产一年的竹篮、篮子等,在四月销售一空。线业、鞋业、衣帽、食品、酱菜等行业,当天卖货所得铜币当天数不完。各行业在四月庙会上的经营纯收入,足够全家一年的生活费。

用。接驾会承载着人们的信仰追求,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发挥着商业功能,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生产的需要。庙会期间,全市商贾云集,各地特产,小吃琳琅满目,真可谓“整货车似水,负贩马如龙”,四方珍奇,悉萃其间,百货列肆,鼎沸洋洋。

歌马厅官观历经明清两代重修与扩建,逐渐形成一个规模可观的古建筑群。2012年,经过全面维修,歌马厅面貌全新。借助历史文献记载以及运河文化专家考证,如今庙会期间,临清泰山行宫碧霞元君祠接驾仪式继承了传统古庙会的仪式。